

杰夫在威尼斯， 死亡在瓦拉纳西

「英」杰夫·戴尔——著 俞冰夏——译

Geoff Dyer

Jeff in Venice,
Death in Varanasi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杰夫在威尼斯， 死亡在瓦拉纳西

〔英〕杰夫·戴尔——著 俞冰夏——译

Jeff in Venice,
Death in Varanasi
Geoff Dyer

Jeff in Venice, Death in Varanasi

Copyright©2009 by Geoff Dyer

This edition arrange with Canongate Books Lt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2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登记图字：01-2011-717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杰夫在威尼斯，死亡在瓦拉纳西 /（英）戴尔著；俞冰夏译.

—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11

ISBN 978-7-5133-0619-5

I. ①杰… II. ①戴… ②俞…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57013号

杰夫在威尼斯，死亡在瓦拉纳西

[英] 杰夫·戴尔 著 俞冰夏 译

责任编辑：东 洋

责任印制：韦 舰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谢 刚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010—88310888

传 真：010—65270449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9mm×1194mm 1/32

印 张：9

字 数：160千字

版 次：2012年11月第一版 2012年1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33-0619-5

定 价：28.00 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献给丽贝卡

每迈出一步之前，脚印都已存在。

罗贝托·卡拉索

高墙、塔楼、石头，阳台——沿河蜿蜒的风景就像沿着大运河看到的威尼斯
或从终极地狱中所见到的——最后你会看到马尼卡尔尼卡燃烧的河阶……

艾伦·金斯伯格《印度日记》

在某处也是如此，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唯一的，
他的边界隔开过去与未来，毫无预兆地到达和穿行……

W.H·奥登《在转变中》

杰夫在威尼斯

这样说吧，那电影没什么好说的；此外，我也不怎么喜欢那小说。

乔瑟夫·布洛斯基 《水印》

……你知道世界上有像威尼斯那样的地方吗？某个瞬间，在它刺激性的力量里，人类生活和激动人心的每种欲望散发出的所有力量，都会到达狂热点。

加布里埃尔·邓楠遮

那些被放逐的、失败的、失落的、受伤的人，或者甚至只是无聊的人，总能在这里找到一些其他地方不能给予的……

亨利·詹姆斯

二〇〇三年六月的某个下午，有这样一个短暂的时刻，当入侵伊拉克看上去毕竟还不算个坏主意的时候，杰夫瑞·阿特曼离开他的公寓，准备外出散步一会儿。他必须出门，因为现在，他对世界大事最初的宽慰已消散——他感到宽慰的是，萨达姆并没有把他不存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砸在伦敦头上，而整个世界也没有陷入大火之中——然而此刻，那些日常生活中无数的小烦恼与小挫败复仇似地回来了。早上的工作令他厌倦极了。他本来要写一篇一千二百字所谓的“时事短评”¹（这样的文章不仅不需要读者思考，就连作者也不用费什么脑子，但不知道为什么，他仍然写不出来）。工作到了如此乏味的程度，以至于半个小时下来，他两眼一直盯着一封写给派稿编辑的电子邮件，上面只有一句话：

“我再也做不了这种烂事了。你的，J.A.”

屏幕上提供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发送或删除。就是这样简

¹ 原文为think piece，所以在括号中才会反讽地说道这种文章不需要读者和作者思考。

单。点击发送，一切都结束了。点击删除，就又回到了起点。如果人的生活也这样简单，那么每天就会有成千上万人自杀。去卫生间的路上撞到脚趾，点击。吃烤面包的时候袖子上擦到了果酱，点击。你出门时正好开始下雨，而你的雨伞还在楼上。怎么办？上楼去取，不然就淋雨，或者……点击。即使两眼直勾勾地盯着那封邮件，坐在那里，在点击发送之前的最后一刻，他都知道自己不会这样做。发送邮件的念头本身已足够使他放弃了。所以，本来应该要么发送邮件，要么继续写这篇关于谢朋丁画廊里一个“有争议”的新艺术装置的文章的他，此刻像瘫痪了似的坐着，什么都没做。

为了破咒，他点了删除，出了门，好像要逃离沉闷然而尚未发生的犯罪现场。他希望新鲜空气（如果你还能这么说的话）和运动能让他苏醒过来，能让他在晚上完成这篇无聊的文章，让他第二天下午准备好飞去威尼斯。但到了威尼斯以后呢？更多的烂事正在那里等着他。他本来是要现场报道双年展开幕式的——这倒没什么，小事一桩——然而一个对朱丽娅·伯曼的专访（或者说一个可能会有朱丽娅·伯曼专访）被加进了工作日程。现在，除了要写双年展，他还要设法劝服她——乞求，恳求，总之就是要放下他所有的自尊——接受这个专访，以确保给她女儿即将发行的新专辑带来更多宣传，以及进一步膨胀斯蒂芬·莫里森——那个爸爸，著名的被高估的艺术家——快要胀破的声名。除此之外，他还要确保——最少也要确保——她同意让《文华》杂志拥有独家重印一幅由莫里森绘制的她的肖像画的权利，一幅从未发表过的画，一幅即使是《文华》杂志社的人也没见过的画，却因为害怕可能被敌对杂志拿到，

使得这幅画在杂志社内部达到了珍品稀物的地位。整个过程中，每个环节本身其实并没有多大价值。重要的是，用市场部和宣传部的话来说（或者，从编辑部的角度，发行与广告），所有的行星都在排列之中。他必须先采访她，必须拿到图片以及重印图片的权利。万能的神啊……一个推着四轮童车的女人快速朝他瞥了一眼，又更快地把目光移到别处。他肯定又做了那事，不是大声地自言自语，而是用嘴巴形成词语，无意识地与他脑子里翻滚着的怨气对嘴形。他紧紧地闭上了嘴巴。他一定要戒掉这个坏毛病。在所有这些他一定要戒掉或者一定要开始做的事情里，这件事要排在最前面。但你怎能戒掉一件你在做的时候都没有意识到的事呢？夏洛特是最早向他指出这个问题的人，那还是他们在一起的时候，然而在那之前，他养成这个习惯可能已经有很多年了。到最后，她是这样称呼“静音卡拉OK”这种习惯的。“那事，”她会说，“你又在做那事了。”最初这只是两人之间的笑话。然后，就像发生在婚姻里的其他事情，它不再是个笑话，变成了争吵中的一根骨头、一个问题、一种愤恨不满的缘由，渲染着杰夫地球上多种细节的一种——就像她形容他们的婚姻是让人无法栖身的垃圾场一样——让人无法忍受。他说，她一直没有理解的是，他自己同样也无法忍受杰夫星球上的生活，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她说，那正好道出了她的心声。

这些日子没人会提醒他，他又走在街上用嘴比画他的想法了。这真是个很坏的习惯。他必须戒掉。但很有可能是，当他现在走在路上的时候，他还在做着这样的嘴形：“这真是个很坏的习惯，我必须戒掉，很可能当我现在走在路上的时候，我还在做着这样的嘴

形……”他又一次把嘴巴紧紧抿上，以此关闭这整条思路。唯一能戒掉这个用嘴巴做口形的坏习惯的办法，就是戒掉他脑子里形成的话语，戒掉那些形成话语的想法。这要怎么做到？这真是件很难的事。这种事，你只有在印度的灵修院里才能解决，而不是让美容师用化妆品去除。最终所有发生在内在的事都会展露在外在。内在的会被外在化……他试着笑了一下。如果他能经常笑一下，也许他的表情看上去就会快乐一点儿，而外在也可能会被内在化，他的内心也就有可能会发出微笑。当然，如果一直这样微笑，生活会很累。一旦他不再专注于微笑，那张脸就又跌回到阴沉的常态。“常态”的确是个最合适的词。路上走着的大多数人像是犯了让人失望的罪，看上去都很凄凉。他们中的很多人，灵魂也皱着眉头。也许亚历克斯·弗格森¹是对的，也许猛嚼口香糖才是唯一的答案。如果真是这样，问题的解决方案就在路边的书报亭里了。

柜台后面是一个年轻的印度女孩。她多大？十七？十八？她确实很漂亮，有着明亮的笑容，在她这个行业里是极为少见的。也许她刚开始工作，在准备A级高中考试，或者是在其他的考试里忙里偷闲替她一本正经的老爸顶个班，她爸爸虽然只会说很简单的英文，却已经完全融入了英国生活，一脸不快的表情跟任何一个祖宗与诺曼人一起过来的人截然不同。阿特曼总是在与此人打交道的过程当中感到不快，他们的见面时间很短，但每次总能把把所有想做好人的希望打消了。说“请”和“谢谢”的习惯很难压制，于是作为一

¹ 亚历克斯·弗格森（Alex Ferguson，1941—），英国曼联俱乐部主教练，也是曼联历史上最成功的主教练之一。

种报复，或是一种抗议，在那人拒绝遵守基本礼仪的情况下，如今杰夫总是会拿起随便什么他要买的东西——一张报纸、一条巧克力——然后一言不发地把钱递过去。但今天不同。杰夫给了她一磅硬币，她递给他找钱，微笑着注视他的双眼。如果让她再做几年，她就不会关心她是在为谁服务了。她只会抬头，抓钱，不会想把这微不足道的金钱交易变成任何一种其他的事情。然而此刻，一切都宛如魔术，让人们（比如杰夫）对生活感到美好一些是如此容易，让世界变得美好一些是如此容易。让人费解的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很多时候，他自己也可以被算在内——会选择让一切变得更糟糕。他走出报亭的时候比走进时快乐了一些，他被她迷倒了，甚至激起了些情欲。也不是真正的情欲，更像是好奇心。好奇她今天穿的T恤和低腰牛仔裤底下穿的是什么样的内衣——正是这种思维让穆斯林社会中的很多人——所谓的穆斯林社会——让他们的女人戴上了黑面纱。他前几天读到，在欧洲，英国的穆斯林是最会嫉恨、牢骚最多、总体来说最会厌烦的一种人。所以为什么有那么多要让穆斯林人融入英国社会的议论？他们如此不快本身就是一种深刻的同化象征。还需要什么更好的证据？

嚼着这个重要的《话题报》——最后一刻他选择了巧克力而不是口香糖——杰夫走进了摄政王公园。事实上，他应该回家继续工作，但这就意味着他必须继续往前走，在云朵舒展的天空下走过整个公园，接着再穿过玛丽勒邦路。

阿特曼是一个被习惯套牢的生物。他踏上玛丽勒邦商业大街的那一刻，像是设定好了似的，走进了瓦莱丽面包房，点了一杯黑

咖啡、一小杯热牛奶、和一个杏仁羊角面包——尽管他什么也不想吃。通常他都是早上来到这里，但现在，在午餐过后的沉寂里，喝咖啡似乎太晚，喝茶又似乎太早（在一天当中的这个时间段，事实上，没有人想要什么），而看报则更晚了——几个小时前，为了拖延写那篇无聊的“时事短评”，他已经把报纸从头到尾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庆幸的是，他身上还带着一本书，玛丽·麦卡锡的《被凝视的威尼斯》。四年前，从一九九九年双年展回来后，他第一次读这本书，而现在他开始重读——与其他标准的威尼斯读本一起——为这次重游做好准备。他的杏仁羊角面包的大小和复杂程度跟一只小烤鸡无异，在一口口吃完的同时，他读完了讲乔尔乔内¹的《暴风雨》的那个部分。

麦卡锡认为，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贵族文化里有一种“日常闲暇里的新忧郁”。那么在玛丽勒邦商业大街闲暇的妇人们身上是否也可以观察到一种相似的忧郁呢？显然没有。如同所有的事情，闲暇也随着时间的流逝发生了变化，加快了速度。所以这些投资银行家和风险投资家的妻子其实有着一一种紧迫感，她们在午餐与到法国公立中学或美国学校接孩子之间协调出短暂的闲暇间歇。她们上过如何闲暇这一课，知道重要的是编造出很多要做的事情，这样就没有时间不快乐了。回到文艺复兴时期，时间在累积而不是消逝，以至于暴风雨总是要来临。所以，这种忧郁“充满了乔尔乔内的画作，有一丝不安，只差一点儿就能搅动起树叶……正是这些场景绝对静

¹ 乔尔乔内（Giorgione, 1477—1510），著名的意大利威尼斯画派画家。《暴风雨》是他的代表作。

止的状态产生了这样奇异的效果”。

一九九九年双年展的时候，阿特曼没有见过那幅画。但这也是此次旅程中他最为期待的事情之一（如果他有时间的话）：去看《暴风雨》，观察那幅画，以及那座城市——以完全不同于麦卡锡所写的方式。

肚子里填满了面包，喝的咖啡让他神经绷紧，然后他走出瓦莱丽，又在乐施会书店逛了一圈，一切都是沿着玛丽勒邦商业大街散步时可以见到。与往常不同，他发现自己正透过窗户，往一间看上去很昂贵的美发店里张望。他从来没有付过超出10磅（包括小费）的理发费用，三十年来也从没去过除了小理发店以外的地方理发，至少在七十年代中期的中性热潮之后就再也没有过，而最重要的是，他根本就不需要理发。但这个时候，他打开了门，走了进去，朝那件他想了好几年却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迈出了第一步：染发。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把白发当做一种象征，一种他内心枯竭的象征，他也因此不可避免地接受了这个事实，但这一切即将发生变化。他把门关在身后。店里各种药罐发出的护发素味道闻上去很不错，而店铺看上去也很传统——不是那种只要你不把头发染成橘色或艳红，就会被当成无药可救的老古董的地方。这家店里有种氛围，感觉上好像一座诊所或美容院。一个有着一头杂乱棕发的男人——多半美发师看上去更需要理发，这是不是一种微妙的激将法？——问他有没有预约。

“没有，我没有，但我想问你现在有没有空。”

他看看预约本，又厚重又破烂，像是头发世界的末日判决书。

“剪洗？”

“对。事实上，我在想……”他觉得自己像是五十年代小说里的人正在买避孕套一样尴尬。“是不是有可能，我能染个发？”那人本来看上去只有一点兴趣，听他这么说后便变得稍微专注了些。

“当然，”他说，“染发与其他事情一样，是种艺术。我们染得特别好。我们能把头发染得跟真的一样。”

“西尔维亚·普拉斯的诗句，是吗？”

“没错。”一个会引用诗歌的理发师。好吧，这的确是个高档的地方。或者，这种事情在伦敦的这一块可能只是平均水平。杰夫很想用什么反隐喻作为回应，但什么也想不出来。他解释说，他不要什么彻底的改变，只是希望能染得微妙一些。

“像这样？”那人微笑着问。

“像什么？”

“像我的头发。”

“哇！对，就像这样。”很难相信他的头发居然也是染过的——看上去很自然，他的太阳穴处甚至还留有一小撮白发。他们开始了更细节化的协商。这的确会很贵，但好消息是，十分钟以内——他很幸运，那个家伙说，他们正好有一个预约取消了——杰夫就能坐在理发椅上把头发剪染了……“谨慎地，安静地。”他对自己说，但引用这么点普拉斯的诗句作为回应为时已晚：那个迎接他的男人很明显是个接待员：真正给他染发的是由一个身上穿了很多个孔（眉毛、鼻子、舌根上的味蕾处）的年轻女人。她喜欢沉默地做事，阿特曼对此无所谓。他正思考着作为一个染过发的男人走